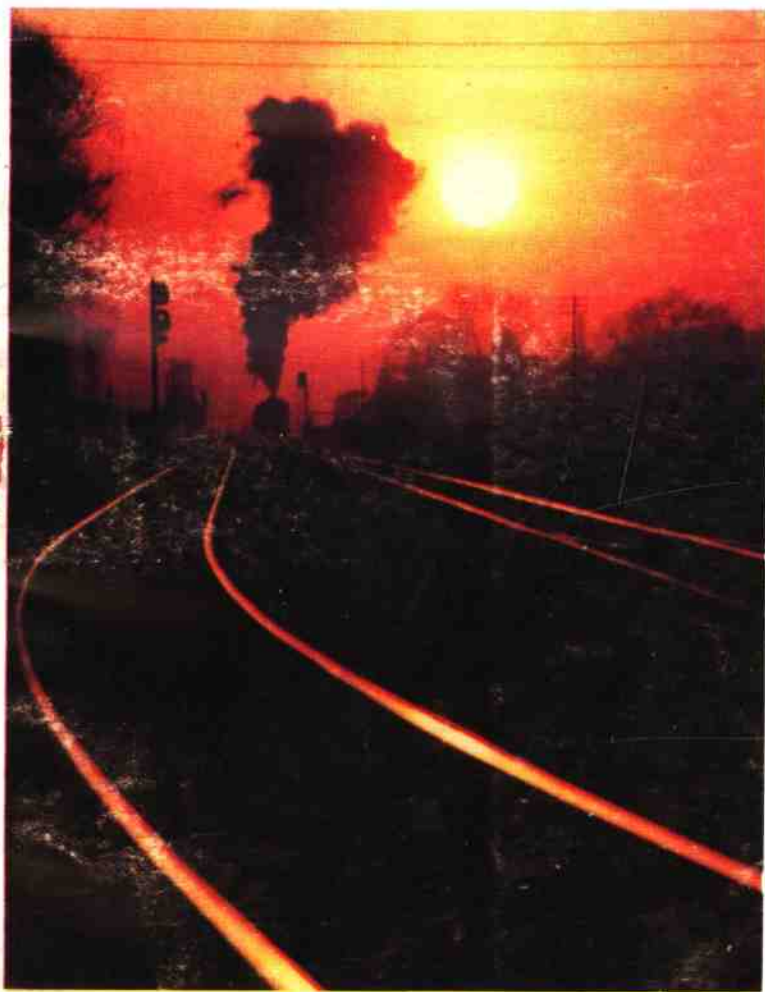


胡广清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铁路在呻吟

Tie Lu Zai Shen Yin



泰山圖書館

090327

藏書

鐵路在

134756/08

铁路在呻吟
胡 广 清 著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30毫米 32开本 3印张 2插图60 000字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 200

ISBN 7—5354—0282—8

I·243 定价: 1.30元

内 容 提 要

铁路运输，事关国民经济命脉。我国铁路目前已处于一种极大的困境，衰弱的机能，艰难的运转，外部环境的困扰，内部机制的失调，这一切给我国铁路部门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并早已引起亿万国人的关注和忧虑。

本书试图通过大量的调查材料来反映在深入改革的今天，铁路运输领域尚且存在的种种不协调现象，并想通过对这些现象的揭示来唤起社会的普遍重视。

本书作者在采写过程中，曾历经两万公里路程，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查阅了大量的档案材料。资料翔实，落笔惊人，为本书的特点。

引 言

铁路——国民经济的大命脉。

然而今天，它的搏动却是如此异常地脆弱无力。

八十年代的后几年对于铁路，社会的舆论和人们对它的评价为：“买票难、乘车难、发货难、运货难。”怨气散布沿线，诅咒充斥站点。那些愤懑的焦躁，莫名的误解和有理的批评从对定位封闭式的一车一站，逐渐转向对铁路运输渠道的全方位。

透过这些纷纭杂乱的现象人们看到的是：改革的大潮猛烈地冲击着5万2千公里的铁路。冲击着320万铁路职工，冲击着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人们日益深刻地感受到的主要是铁路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大动脉，而对其本身目前承受的巨大压力尚缺乏足够的认识 and 了解。

经过几万公里的深入采访，经过与铁路行家们的反复探讨，经过无数次的实地考察，现将我国铁路面临的状况用报告文学的方式奉献给广大读者和全国人民。本文立足于注意现象和事实及数据的证

明，尽可能抑制主观分析，详细地剖析国民经济大动脉的流和动的状况，以便更多地、更深刻地了解铁路这条大动脉的病象和病症，以凸显中国铁路运输面临的困境。

请先看一组病理数据：

截止一九八八年底，全国5万2千公里的营运线路上失修线路1万5千公里，损伤钢轨18万3千根，路基病害9万6千处；内燃、蒸汽机到期而未能维修的达30%以上，客车则为44%。

车站的情况就更为不妙，枢纽站几乎终年处于超负荷状态。

八八年初，春寒料峭，雪花飘飘。从江苏、安徽、河南数省涌来的民工，云集济南站。他们急待赴大兴安岭去抢运遭火灾的林木。

三月二十一日至五月二十日，济南站增开零客128列，客流仍未缓解，车站滞留人数达1万3千多人。这座60年前修建的车站，狭窄的候车室，进站口容量已超过极限。为了方便旅客进站，车站特将候车室旁的一座小院辟为临时进站口，结果在前呼后拥的人流冲击下，院墙被轰然挤塌……

这轰然的倒塌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从铁道部负责人到基层领导发出了连连喟叹。

铁道部某副部长说：“给部里发来的电报，就象成天飞来的雪花。”

北京铁路局局长周林和济南铁路局局长张同生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半夜

来电话”(因为半夜来电话十有八九是安全出了问题)。北京铁路局局长极其幽默地说：“要想了解铁路现在紧张到什么程度，请看分局内37%的段站基层干部所患的心脏病。这个数字足以概括出铁路运输的紧张状况。”

丰沙线是晋煤外运的咽喉地段，该线路设计能力运量4千万吨，现在实际运量为8千万吨。车流密度大，时间仅隔3分钟。信号、隧道照明等行车设备严重疲劳，眼瞅着1千多根重伤铁轨换不下来，管辖这一段的三家店工务段段长整天提心吊胆，他向有关领导多次申诉：“万一有那么一天出了事，你们给我送顿牢饭，我就知足了。”

车务、机务、土务、电务、车辆号称铁路行车五大部门，互相依存。但这些部门的绝大部分职工，没有节、假日，一年到头，不是三班倒，而是连轴转。

笔者在杭州机务段走访了“3·24”撞车事故的直接责任人田小牛及部分司机。

“你们一个月法定的工时是多少？”

“175小时！”

“现在实际劳动工时是多少？”

“250个小时！”

“一个班最长的时间呢？”

“24小时。要坐在机车上一天一夜不合眼。”

铁路运输超负荷，大大超过了铁路本身所能承受的极限，因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种拼设备拼人力

拼老命的局面。其结果，必将拼掉铁路发展的后劲，拼丢安全生产系数，甚至拼断国民经济运转的大动脉！

目 录

第一章 梗死——大动脉 病症之一

- 一 滑稽奇闻：副车长变成挂在车皮上的冰棍
- 二 被“弃”的伤心妇人之歌
- 三 “天桥”
- 四 一位少女苦恼的泪水
- 五 两条人命——救救我的孩子

第二章 缺血——大动脉 病症之二

- 一 天天“过年”，天天“过节”
- 二 原省委书记骂街及其它
- 三 票倒，票倒

第三章 绞痛——大动脉 病症之三

- 一 “新三种人”横行
- 1 打

- 2 碰
- 3 抢
- 二 一张无限大嘴“吃”铁路
- 三 “铁道(盗)游击队”新演

第四章 衰竭——病残的大动脉 维系着一个沉重的躯体

- 一 “高大半”和大包干
- 二 铁轨在风暴中颤栗
 - 1 家底贫寒，新车难望
 - 2 车辆病重，勉强运转
 - 3 车头抛锚，无力奔跑
 - 4 铁轨受伤，枕木腐烂
- 三 高税收，低折旧，贱路价
- 四 艰难的运行
 - 1 湖北吃紧
 - 2 湖南求援
 - 3 江西告急
- 五 环游怪圈

第五章 动脉杂症，呼吁综合治理 ——五花八门的药方

- 一 政府投资说
- 二 合资营建说

- 三 提高技术说
- 四 综合提高说
- 五 高速客运说
- 六 控制人口说
- 七 铁路立法说

第一章 梗死——大动脉 病症之一

一 滑稽奇闻：副车长变成 挂在车皮上的冰棍

一九八八年元月十六日17时15分。

武汉铁路分局所辖的从北京开往武昌的245次直快客车，扯起沙哑的嗓子，长长地嘶叫一声，拖着疲惫的身子，缓缓地停了下来。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旅客同志们请注意，河南长葛车站到了，下车的旅客请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准备下车……”播音员语调亲切，情意绵绵。

车厢内，立即是一片焦急的呼喊：

“我要下车！”

“让我下车！”

其间，还夹杂着撕人心肺的惨叫：“哎哟，我的妈，挤死我了……”

“哎呀受不了了……”每个人都身不由己，不管是下车和不下车的全象饼干一样，被满满地塞在一个个长方形的绿盒里，任你怎样推搡，也动弹不得。

此时，习惯了这种场面的车长黄爱芳脑中顷刻便清晰地呈现出一张站路单表格：长葛站，下车172人。只见她那两只美丽的大眼睛一转溜，便急站起身，准备去履行自己的职责——组织乘客下车。她打开乘务室门，只见挤巴巴的一车人，把门给封住了。她使用瘦削的肩膀使劲地撞击阻在门外的“人墙”，试图用“武力”辟开一条通道。也不知撞了多少次，肩撞痛了，腰扭酸了，但人墙巍然不动。连乘务员都不能下车，旅客猴年马月才能下完？她不禁焦虑万分。时间不容耽误下去。常言道：车轮一转，车长说了算。可眼下，她又有什么法儿可想呢？！

车在长葛，只允许停留10分钟。5分钟过去了，没见一个旅客下得了车，如果把这170多名旅客带到下一站，不仅会给铁路部门的工作增加极大的压力，更重要的是误了旅客赶路的时间，还会给某些旅客带来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

黄爱芳一时傻眼，她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在小小的乘务室内转来转去。蓦然间，她发现自己身体靠在车窗上。对，钻窗！她使劲儿将车窗再开大一点，将一只脚踩在铺架上，另一只脚随即伸向了车窗外。俗话说，心急吃不得滚粥。果然忙中出错，本来身材就高大的她，加上一身圆滚滚的冬衣，半个身子竟被紧紧地卡在窗口上。

里面的脚失去支点，外面的脚又不能使劲。上不能上，下不能下，她象一个失去重心的物件，只能用双手紧抓着车室里的铁吊杆，挂在车窗间，双

脚寻找支点，胡乱试探着……

在此同时，2号车厢门口也演着一出“精彩”的活剧。本来在1号车厢里的副车长常国斌，也被“人墙”死死地堵在车厢里不能出去的，但他急中生智，返身在车厢内运动，寻找出口。他时年26岁，一张圆圆的娃娃脸上透出淡淡的红晕，胖墩墩的身材显得格外结实。与面相相反，他的言谈举止、一腔一板都显得相当老练，蕴藏着精明和智慧。他终于发现了一扇窗口开着，当然这跳窗的活儿，已轻车熟路，不算什么绝招。他一边脱去专制的灰色铁路大衣，一边扑向窗口，紧了紧帽绳，一只手搂住大衣，一个鲤鱼打挺，便翻出窗外，稳稳地落在了站台上。来不及多想，他又箭一般地冲向了2号车厢的门口。然而，车门紧闭。显然，乘务员被困在里面。他用手使劲地拍着车门：“快下车呵！快下车呵！”

厢内的乘务员正被夹在风档里，听见他的声音，她急忙发出焦急的呼叫：“常车长，请你帮忙推推车门，我被卡住了，门开不了哟！”常车长用力去推，却没推开。他不能在此久呆，便用小跑步的速度，迅速察看了所有的车门，竟没有一扇车门打开着。离开车只有4分钟了。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他要处理完三件事：1. 马上找到黄车长，与她商定列车只能晚点；2. 请求车站允许晚点的具体时间；3. 把晚点的决定和所需的具体时间传达给司机。

可是，24节车厢长达500米，不见一个同事下得

车来，黄车长又会在哪里呢？他沿着列车一节节向前搜寻，从窗口探出的都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满耳是一阵阵喧嚣的骂声，凛冽的寒风袭来，他顿时感到孤独和悲愤。眼下，到车站调度室请求晚点已来不及了。他似乎成了一只失群的孤雁，即使插上翅膀也休想在4分钟内飞到火车头去。借着站台上乳白色的灯光，他发现身边的一位不认识的站台工作人员，手里正握有一只干电喇叭。他来不及讲明身份，便借过来，急忙向车站调度室呼叫起来：“245次列车请求停车晚点10分钟！245次列车请求再停车10分钟！”这一着果然奏效，调度值勤人员立即用高音喇叭回话：“同意245次列车的请求！”

听到回话，他一边跑一边握着话筒拼命地喊：“245次客车司机请注意，245次客车司机请注意，车长命令你们晚点10分钟！车长命令你们晚点10分钟……”

不起眼的长葛站，站台上拥挤着黑压压的人群，手持车票的旅客却一个也不能上车。旅客们的抱怨声，粗壮的拳头捣车皮的磕击声，车厢内被夹得疼痛难忍的旅客的呼嚎声以及小商小贩的叫卖声彼此交织成一片，几乎要把小常的喇叭声淹没。但他仍不停地呼叫着……嗓子叫麻了，声音沙哑了。他不得不扬起手腕看了看表，见已经超过了2分钟，而列车依然静静地停在那里，没有开走。他估计是自己的叫声发挥了作用。他抑制不住内心的紧张，接着直奔调度室，请求再晚点10分钟。车站调度回

答，晚点最多不能超过20分钟。

尽管如此，小常还是缓了口粗气。好不容易争取到了20分钟，太宝贵啦！但车站秩序这么混乱，如果等秩序好转，完全不可能。他必须抢时间。他刚想利用旅客创造发明的“跳窗法”组织旅客下车，却很快又犹豫了：旅客自己跳窗是“不知者不为罪”，而副车长指挥旅客砸窗跳窗岂不是“执法犯法”？不过，将旅客闭在车厢里越站岂不同样也是违章吗？他急得直拍后脑勺，拿不定注意。

突然，他发现前面不远处有人要跳窗，而且还是个女的。他仔细看去，见那人整个身子被卡住了，上不能上，下也不能下。他来不及考虑，慌忙奔了过去，用肩在窗口下托住她，将她抱入怀中，轻轻地放在地上。这时，他才看出这女人是谁。

“车长？！”他愣住了。

黄爱芳羞红着脸，两人相对无言。

“各车厢乘务员请注意，请你们火速组织旅客从窗口下车！”车长的命令很快传达到各个车厢。可是，全车40个乘务员，绝大多数都被堵在各自的乘务室里，根本无法执行命令。有几个钻出了乘务室，也被夹在拥挤的人丛中，哪里动弹得了？

不过，车长的命令终究还是发挥了作用，那些身强力壮的乘客们开始在人堆中奋力挣扎。一时间，整个列车乱了套。没有“突围”能力的妇幼老者发出一阵阵绝望的哀叫，整个车皮除了人，还是人，超员120%以上，一个车厢内，塞满240多人。座位上堆

的、茶几上骑的、椅背上坐的、椅底下睡的、行李架上躺的、走道上竖的、厕所里挤的、风档里站的——旅客戏称之为“五层楼”——凡有空的地方都站满了人，满到了肉体所能压缩的最高限度。

那些上车不买票喜欢向检票员挥舞拳头的粗鲁汉子也不得不抠出一、两张钱来，请求周围的乘客推他一把。体态轻盈的姑娘们，也并不走俏，也没那个男人肯伸出手来把她们举向窗口传出列车。只是靠她们的哀求，打动一些男人的同情心，通过几个人的联合，才野蛮地将她们抓起，再推出窗外。最难办的是那些男人们，他们的扭动，无论如何也得不到任何人的援助，反而招来了一阵阵责骂。羞愧象一种刺激素，使得一些男客愤怒起来，他们象发了疯的狮子，吼着、撞着，不顾一切地爬上别人的肩膀，从窗口挤了出去。由于强烈的激怒，思维过度的集中，有的人跳出车窗后，才发现物品未带，又欲从窗口爬进来寻找自己的包裹，但被后来的跳窗者堵在了窗外。失落了东西的女人，顿时清醒了，失声地痛哭，不停地用拳头捶着车皮，恨不得把它捅穿；失望的男人们则进行疯狂地报复，他们操起扁担或石头，狠狠地投向拒他们于车厢之外的旅客，较多的落在还没完全放下的玻璃上，溅起一阵碎玻璃雨点。

车窗底下，还有一簇一簇手握车票的旅客。他们象蚂蝗一样搭在车窗旁边，窥测窗口间隙，以求上车。这样的机会，在长长的列车上，竟然没有出